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国内革命战争

ZHONGGUO
XIANDAI JUNSHI
WENXUE CONGSHU

城下

陈立人著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第四辑:保卫新中国)

翼 上

陈立德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翼上/陈立德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5 (2009.1修订)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保卫新中国/黎白主编)

ISBN 978-7-80171-307-0

I.翼…

II.陈…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15156号

翼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568千字

2009年1月修订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171-307-0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

作品在抗美援朝的广阔背景上,集中描写了我志愿军空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迅速成长壮大的光辉历程。它围绕着保卫金川里大桥展开了描写,再现了我年青的志愿军与貌似强大的美国空中强盗进行的多次空战,展示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战斗图景,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表现了他们崇高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和丰富的内心活动。

本书初版于1977年,现经作者修订,重排印行。

引 子

胜利虽已在望，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

战场上，硝烟弥漫，步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的嘈杂激烈的怪叫声连珠般响个不停，手榴弹的爆炸声和迫击炮的轰隆声也沉雷似的在阵地周围轰响。一场惊心动魄的攻坚战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了。

这是一九五〇年的夏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几个月；大陆全境已经基本解放，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正面临最后胜利的阶段。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部队，盘踞在东南沿海几个孤立的据点上，进行垂死的挣扎反抗。我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部队，穷追猛打，马不停蹄，向沿海的一个国民党残余部队盘踞的据点展开了猛烈进攻。敌人越是面临灭亡，他们的挣扎和反抗也越是疯狂和顽固。加上这股敌人又是国民党特种部队里的一批死硬分子，思想顽固，火力很强；在我突击部队的猛烈进攻下，他们仍然气焰嚣张，恃险顽抗。

这股敌人盘踞的是一个大村子；背临大海，前面还有一道几丈宽的海汊。村子的地势很高，周围还环绕着几座连在一起的小山包；这样的地形确实是易守难攻的。敌人在山包上设置了好几道鹿砦和铁丝网，中间还构筑了不少明碉暗堡，形成了强大而密集的火力网；从那里喷射出轻重机枪的毒灼的火焰，封锁了海汊对的那一片开阔的丘陵地。在这疯狂的火力封锁下，突击部队已经遭受了不小的伤亡，现在暂时停止了进攻；部队隐蔽在海汊对面几百公尺外的一片山丘后面，等待着新的进攻命令。

就在这战斗的关键时刻，团长把骑兵连投入了战斗。

一队剽悍的骑兵，像一阵疾猛的旋风，飞一般地从后面奔驰而来。奔驰在最前面的，是一匹全身雪白、又高又壮的大白马；它就像两肋生着一对无形的翅膀，身子拉平，鬃毛怒卷，四蹄腾空，只看见一道白色的闪光，快得连人们的眼睛也跟不上。马上的骑手，人们看不清模样，只见他那魁梧高大的身影，微微前倾，仿佛和座下的大白马本来就是一个连结着的整体；他一手举着雪亮的马刀，一手拿着乌油油的驳壳枪，迎着疾风飞驰。在他背上，背着一把黄灿灿的军号，红色的绸穗在疾风中飞扬着，格外耀眼夺目。紧跟他后面，也是几十匹飞一般奔驰的白马，像一道道银色的闪电，又像一颗颗整齐排列的流星，很快就来到了步兵战士们隐蔽待命的洼地前面。

“高骏涛！……”

“白马连长！……”

步兵战士们像熟悉自己最亲密的战斗伙伴似的，都这样亲切而惊喜地叫着。

确实的，高骏涛和白马连的名字，不仅他们这个团里的战士感到熟悉和亲切，而且就连和他们共同作战比较多的部队，也都知道。据说高骏涛最先并不是骑兵，他是团部警通连的通讯班长；一次部队从战斗中俘获了一批军马，团首长命令装备通讯班。在这批军马中，有一匹高大的白马，性子格外暴躁；看见的人都说是一匹好马，但是谁只要刚刚靠近它的身边，它就昂首翘尾，四蹄乱掀，能跨上马背的人也骑不了几步就会被它掀下来。后来，一些想驯服它的人都没有办法，准备把它送到后方去处理。当时才十七岁的高骏涛，看到这情况，坚决请求担负驯服这匹白马的任务。人们都知道年轻的高骏涛有股倔强劲，他有句口头禅，就是“不信邪”；只要认准了的事情就一定会去办成它。在得到领导同意后，高骏涛走近狂嘶暴跳的大白马身边，用手一勒缰绳，翻身就跃上马背；那白马暴跳得更加激烈，一会儿后腿直立，一会儿前蹄倒竖，总想将高骏涛掀下马来。但是高骏涛胆大心细，他紧握缰绳，双手捉住马颈，全身像生根似地紧紧贴在马背上，

任你前掀后仰，他也毫不胆怯和动摇。这样狂掀暴跳了一番后，大白马看看无法将骑手掀下马背，于是便放开四蹄，飞一般地在原野上奔跑起来。诸位读者，我们虽不能说，那大白马奔跑的速度，赶得上今天的飞机和火车；但是借那常用的“风驰电掣”几个字来形容，确实也并不为过的。那大白马仿佛就是不愿被人驯服，它拚尽全力，毫无目标地疯狂地在原野上横冲直撞，逢沟过沟，逢岭过岭；人们只看见马在飞，几乎看不见紧贴在马背上的高骏涛。好些人都暗暗担心，这时要是高骏涛万一有点胆怯，失去勇气和力量，就会立刻被大白马甩下背来，纵然不粉身碎骨，后果也难以设想。……这样令人提心吊胆地奔驰了好一阵，那匹大白马终于从疯狂的暴跳中感到筋疲力尽了，它最后不得不认输地放慢了步子，驯服地在骑手的驾驭下回到了原地。人们欢呼着迎了上去，只见大白马已经跑得全身湿漉漉的；高骏涛的军衣也汗湿了，但他的脸色依然坚定而兴奋，像平时那样充满朝气和力量。他跳下马来，抚摸着白马喜悦地说道：

“这样的好马，真带劲！”

高骏涛成了他们团里建立的第一个骑兵班的班长。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不少艰巨的任务，参加了许多次被团首长称为“啃硬骨头”的战斗。随着斗争的需要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这个骑兵班也扩大成了骑兵排，后来又变成骑兵连；二十一岁的高骏涛，担任了骑兵连连长。他参加的战斗和立下的战功，也越来越多。这个骑兵连是他们团里的骄傲；战士们都知道，只要遇到最难的阵地，最艰巨的任务时，团长就把他们放上去。而他们总是能够胜利完成任务。现在，当这些顽固的敌人凭险顽抗，步兵部队的进攻遭到重大伤亡的时候，团长为了尽快解决战斗，又及时地把高骏涛和骑兵连调到了前方。

年轻而剽悍的骑兵队伍，像一阵怒卷的旋风，很快就来到了步兵队伍待命进攻的地方。最前面那匹高大雄壮的大白马上，正是英雄的骑兵连长高骏涛。他那高大魁梧的身上，似乎蕴藏着永远用不尽的力量；粗犷而英俊的长方脸上，两道虎势的浓眉下，有一双明亮清澈、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高而直的鼻梁，宽厚的嘴唇，坚毅刚强。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着力量和信心；他那明亮而锐利的目光，也使人感到有一种透人肺腑的热烈专注的神采。当疾驰而来的骑兵队伍到达隐蔽地区时，高骏涛将马刀向下一挥，顿时，后面的骑兵战士们一齐勒马，那些奔驰的战马也立刻仿佛在一声口令下齐崭崭地停住了。只见高骏涛插上马刀，纵马奔驰到步兵营长面前，一勒马缰，那匹大白马嘶鸣着掀起前蹄，就像要向天空直冲上去；高骏涛就势从马镫上一站，灵活而轻巧地翻身跳下马，向步兵营长敬了个礼，用他那坚定有力的声音报告道：

“营长，骑兵连奉命来到，接受任务！”

步兵营长喜悦地同他握了握手，用手指着敌人恃险顽抗的村子，向他下达了攻击命令。

高骏涛向步兵营长敬了个礼，一纵身跨上马去。那匹大白马一直在原地跳跃着，这时后退几步，前蹄腾空，后腿直立起来，原地打着旋，昂首“啾啾”地嘶鸣，仿佛随时准备放开四蹄，向敌人冲去。高骏涛在马上仍是那样简短而斩钉截铁地交代了任务，只见他刷地抽出马刀，在跃起前蹄的白马上用马刀指向前方，向战士们大喊一声：

“同志们，上！……”

话音未落，他座下的大白马仿佛完全能听懂命令，猛地四蹄一掀，顿时飞出好几丈远；骑兵战士们紧随着他，只见一匹匹骏马四蹄腾空，直向敌人阵地飞去了。

这时，敌人阵地上的机关枪“咯咯咯咯”地怪叫着，每座碉堡里都吐出一条条疯狂的火舌，敌人拚尽全力，妄想阻挡骑兵队伍前进的道路。可是，骑兵们在高骏涛的指挥下，一个个镫里藏身，巧妙地隐蔽着自己。后面的战士们只见马在飞，看不见马上的人影，都不由为自己的战友们的英勇机智和马上绝技叫好欢呼。那些战马在骑手们的驾驭下，一个个仿佛都有敏锐的判断火力的感官，灵巧地在枪弹密集的火网中穿行。它们那闪电般的速度，使敌人根本无法瞄准。只见空中闪耀着一条条马刀的寒光，骑兵们飞一般地向敌人阵地接近；冲在最前面的，正是高骏涛那匹光芒照眼的大白马。

胆怯的敌人显然被骑兵战士们那风驰电掣的速度和威猛的气势吓呆了。他们看见疯狂的火力也阻止不住这队骑兵的前进；听着那震裂肝胆的喊杀声和战马嘶鸣声，望着那卷着愤怒火焰而来的一片刀光和人影，一个个筋骨瘫软，手足无措，据守在汉外第一道防线的敌兵恐怖地惊叫着，最先丢掉武器爬出堑壕和地堡向后逃跑。但是，杀声震天的骑兵队伍已经飞一般地接近了

他们；一匹匹好像生着翅膀的骏马带着呼呼的风声从他们头顶飞过，雪亮的马刀在空中闪着寒光；骑兵战士们紧接着又驰过开阔的海滩，飞过鹿砦和铁丝网，飞上了围绕村外的小山包。于是，展开了一场急促而激烈的搏斗：眩目的马刀在阵地上纵横飞舞，战马怒鸣，杀声震天，到处是马蹄践踏的脆响和马刀斩劈的“喀嚓”声，到处是敌人肝胆破裂的绝望的叫喊……。不一会，敌人崩溃了，山包上响起了那个骑兵连长高骏涛吹响的嘹亮激昂的冲锋号……

敌人被歼灭了，战斗结束了；部队正在刚刚打下来的村子里休息待命。

村子里，到处还残留着被敌人践踏和经过激烈战斗摧毁的痕迹：路上遗弃着敌人的枪弹和军用物资，树上挂着被敌人宰杀了还没有来得及吃掉的死牛死羊，被敌人纵火烧毁的房屋还在冒着烟火，村子里到处敌尸狼藉，血迹斑斑……。刚刚经历了激烈搏斗的高骏涛和骑兵战士们，身上的硝烟未散，汗水未干，又紧张忙碌地投入了救火和帮助老乡们安家的“战斗”。

正当他们帮助乡亲们扑灭了大火，开始整修被敌人破坏的房屋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不一会，从海边的天空，出现了两架国民党的飞机。这是美帝国主义送给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老式的战斗机；如果在今天，它那蠢笨的机身在空中只不过会成为我们射击的活靶。但在当时，它却敢于欺负我们还没有自己的空军，故意飞得那样低，隔很远就发出一阵尖锐刺耳的呼啸声。寨子里吹响了防空号，部队战士和老乡们都暂时停止了活动，隐蔽到大树下和房屋外面的野地里。人们听到敌机尖声呼啸着从村子上空俯冲下来，紧接着响起一阵机关枪“哒哒哒哒”的怪叫声。机关枪声刚响过，敌机呼啸着向上升去时，地面上又响起了一连串炸弹的爆炸。第一架敌机刚飞上去，第二架敌机又接着俯冲下来；又是那一阵尖锐刺耳的呼啸声，又是那机关枪的怪叫声，又是那一连串炸弹的爆炸。这时，村子里又有好几处地方着了火，几头在外面奔跑的牛马被机关枪打死了，一位在房子里的老大娘和小孙子在爆炸中受了重伤。战士们立刻奔跑出来灭火救人，村子里顿时又变得紧张沸腾起来。

那两架敌机进行了第一次扫射和轰炸后，盘旋了一圈，又从南面的天空转了回来。当听到敌机转回来的嗡嗡声时，战士们再也忍不住满腔怒火，纷纷向上级请求用轻重火器组织对空射击。上级同意了战士们们的要求，但是大家要大家注意隐蔽，找好有利的射击地形。

敌机第二次向村子里俯冲下来时，树林里和土墙上便爆发出了一阵阵步枪和轻重机枪的对空射击声。高骏涛刚刚从一座被炸毁的房屋里背出了受伤的老大娘，心中充满了对敌机的强烈仇恨；他也组织骑兵战士们用马枪展开了对空射击。但是马枪的火力太弱，他们感到很不解恨。看着敌机的疯狂气焰，高骏涛再也按不住心头怒火，他从刚刚缴获的武器堆里抓起了一挺轻机枪，安上一梭子弹，端起枪来对着敌机射击。但是，当子弹到达空中时，敌机早已飞过去了。高骏涛刚才射击时，一面用心观察着敌机俯冲扫射时的情景，他想：飞机速度快，必须加大提前量，最好能事先作好射击准备，在它俯冲的路线上去等着它，当它最靠近地面的那一瞬进行射击，才最有可能命中。同时，高骏涛还想到：用轻武器射击飞机，只有一下子打中了它的要害，才能使它彻底坠毁；他想：飞机是靠飞行员驾驶的，如果打死了它的飞行员，那它就再也飞不起来了。但这需要十分准确的射击——这一点高骏涛是完全有把握的——和非常及时地把握住射击时机。高骏涛在这一瞬间迅速作出了判断和决定之后，就立即开始行动。他看了一眼周围的地形，决定选择刚才飞机俯冲扫射时经过的左侧一块高地：一来从侧面射击，便于瞄准座舱里飞行员的头部；二来不是正对着敌机俯冲通过的路线，就减少了被敌机子弹打中的危险；三来高地上还有几棵大树，可以进行隐蔽，自己能清楚地观察敌机，而敌机却很难发现自己。这时，敌机在蹿上天空以后，已又一次向村子里俯冲下来。高骏涛当机立断，他检查了一下手里的轻机枪，冲过去纵身跨上那匹大白马；他已经看准了刚才敌机俯冲的航线，两腿一夹，飞马纵上了村子外一处高地上，隐蔽在一棵大树下。这时，敌机已经带着尖锐刺耳的呼啸声向村子俯冲下来，那凶狂的气焰，就好像铺天盖地要撞到高骏涛屹立的那块高地上似的。但是，高骏涛一动不动地隐蔽在大树下面，他目如电火，身似巨岩；他那坚定雄伟的身躯，仿佛和高地以及那整个的地面凝结成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整体。他端着机枪，瞄准着俯冲下来的敌机，但是却并没有开枪射击。随着俯冲的敌机越来越大，呼啸声越来越尖厉刺耳，从空中响起了一连串机关枪扫射的怪叫声；在高骏涛屹立的高地前面，腾起了一股机枪弹落地的尘土。那骤雨似的枪弹仿佛就落在高骏涛和他那匹大白马的跟前，硝烟弥漫着高地。看到的人们都在为他着急；那匹大白马也昂首狂嘶着，急躁地掀动着四蹄。

但是，高骏涛这时仍没有射击。他巍然镇定，那高大魁梧的身影一动不动，一双炯炯的大眼里闪射出仇恨、忿怒和轻蔑的火光。他手里举着的机枪在敌机射击时连颤也没颤动一下，坚定得就像焊接在他的身体上一样。那匹大白马也仿佛迅速懂得了他的心意，停止暴跳，镇定地屹立不动了。——这一切都只是发生在极其短暂的一瞬间——正当疯狂扫射的敌机俯冲到离高地前面最低最近的距离时，仿佛从寂静的大地突然爆发出火山的烈焰，高骏涛手里的机枪忿怒地震响了！“哒哒哒……”随着一长串猛烈而准确的子弹，敌机像猛地被铁棒狠狠迎头敲了一棒似的，机身剧烈地哆嗦了一下，只见油箱的地方很快冒出了火苗，顷刻间烟火越来越大；在这同一瞬间枪弹准确地穿过了敌机座舱里飞行员的头部，失去控制的飞机拖着长长的火带划过村子上空，像一块沉重的陨石似的跌落在村子远处的一片土坡上，发出轰的一声巨响，爆炸燃烧起来了。……

村子里面和外面都响起了一片热烈沸腾的欢呼声。战士和老乡们都狂喜地奔向高骏涛和他那匹大白马屹立的地方，向他祝贺胜利。但是，就在这时，紧急集合的号声响了；部队又要立即出发去接受新的战斗任务。就在号声响起的时刻，年轻的骑兵连长高骏涛已经从高地上纵马而下；他把手里的机枪交给一个从他身边跑过的步兵战士，一面举起马刀，向骑兵战士们高喊：

“集合——！”

顷刻间，骑兵战士们纵马迅速奔驰到连长面前，排成了严整的队形。这时，步兵队伍也都已集合起来，只听指挥员一声令下，就把队伍跑步向村子外面带去。高骏涛向全连发出了“立正”的口令，准备带领战士们到村子外面集合，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就在这时，就在他刚要发出向新的战斗目标前进的命令时，突然从后面传来一个响亮的喊声：

“高连长——！等一等——！……”

高骏涛勒马回头望去，只见一匹青鬃马向他这里疾驰而来；马上的人，正是他熟悉的团部的一个作战参谋。随着一阵疾驰而至的马蹄声，青鬃马奔驰到队伍前面；作战参谋勒住马，向高骏涛大声道：

“高连长，团首长紧急命令，请你马上赶回团部！”

在过去的战斗经历中，高骏涛已经习惯了这样突然的接受紧急命令，去完成党和上级交给的任何最艰巨的战斗任务。这时，他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只是简短地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一声：“是！”

他把队伍交给副连长，便和作战参谋纵马向团部疾驰而去。指导员带着另一个排留在后面，高骏涛知道，按照往常的情况，团首长在交代任务时，也会同时命令指导员赶到团部去的。

但是，高骏涛却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次接受的任务，不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且对他今后的生活和战斗道路，发生了那样重大的终生难忘的变化。

团部的临时指挥所，设在一个环绕着竹林和小河的小山村里；到处生长着亚热带的棕榈树和阔叶芭蕉，还有许多鲜艳的鲜花。此刻，山村里十分热闹、忙碌，战士们来来往往，还有的在整队集合。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高骏涛一眼就看得出来，随着前方战斗的胜利进展，团部和后续部队也正在准备迅速向前推进。

高骏涛和作战参谋在团部门外下了马，匆匆走进门去。里面的人都很忙碌，有的在清理文件，有的在收拾行李，正是在作向前方推进的准备。高骏涛兴奋地想，一定是团首长要给他们下达新的战斗命令了！那些进进出出的人也都亲切地同高骏涛打招呼，一个熟悉的政治干事从里面走出来，告诉他，团政委要亲自向他交代任务。

高骏涛大步走到团政委住的房子外面时，就听见里面传来政委那熟悉的清晰的声音——他大约是正在和什么人通电话，只听他笑了笑，说道：“是啊，要把这么好的一个突击连长送走，真有点舍不得呀！……当然，要看到这是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我们应当把最优秀的战士送到空中去！……对，这是我们团党委的共同认识。……已经派人去通知了，很快就让他去报到。……”

高骏涛并没有意识到这番话与他自己有多少关系；他在门口喊了一声“报告”，便大步跨进门去。

团政委刚刚放下电话，看见满身硝烟的高骏涛闯进来，喜悦地说道：“好快呀！……刚才一营

还来过电话,说要为你们请功。……部队都安置好了?”

高骏涛点点头,他发现指导员不在这里,便关切地问:“政委,我们指导员还没有来?”

团政委望着他笑了笑:“这回的任务,需要你单独去完成了。”

“什么任务?”高骏涛急切地望着政委,“渡海作战?……解放台湾?”

团政委看着他那仿佛要立刻出发冲锋的样子,只是喜爱地微笑着道:“都有关系。……不过,你先休息一下,洗个脸。”

高骏涛还要说什么,只见政委的警卫员已经端着一盆热水进来,放到凳子上。他不好推辞,只得拧起毛巾,匆匆地擦了把脸,接过政委递给他的一碗凉开水,“咕咕”地几大口喝完,又迫不及待地问道:

“政委,打什么地方,快说吧!”

团政委了解这个突击连长的性情,不把任务明确交给他,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踏实的。这时,他微笑着望着高骏涛,说道:

“你刚才说过的那些,都对。……不过,现在要你执行的,可能是一件更为艰巨的任务:立即赶回后方。”

“什么?”高骏涛怀疑自己听错了,但政委的声音明明又是那样清晰;他感到难以想象地望着政委——要是别人,他会以为这是一个很不恰当的玩笑的——好像没听清似地急切地问:“回后方?”

“对。”团政委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好像并没有感觉到高骏涛的惊讶似地点点头道,“回后方,去完成一项新的更加艰巨的任务。”

高骏涛更加不解地望着政委,一时说不出话;他的目光里仿佛怀疑地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团政委喜爱地望着他说道:“这个任务,不光对我们全团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在全军、全国范围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的。”他看见高骏涛又一次性急地想说什么,亲切地做了个手势,接着说道:“这次不能像拿一个阵地那样,接到命令,马刀一挥,抬腿就走。……这到底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啊!尽管任务非常紧急,要求的时间也很紧迫,可是为了适应新的战斗环境,你还是应当首先平静下来。”

高骏涛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平静地坐下来,望着政委坚定地说道:“政委,什么样的战斗环境我也能适应。只要党需要,哪怕一天让我坐二十四小时,我也保证能坐得住。”

团政委信任地笑了,他坐到高骏涛的对面问:“你知道海军和空军是干什么的吗?”

高骏涛愣了一下,点头道:“知道!海军就是开船,空军就是开飞机的!”

团政委又亲切地笑道:“听说你早就想学着上天开飞机,行军打仗还总忘不了背着一对石狮子锻炼身体呀?”

高骏涛不好意思地笑了:“想是想过,可谁知哪一天才能实现呢。”

“你这个决心,现在就有可能实现了。”团政委愉快地点点头,望着高骏涛说道:“这下你该明白了吧?让你赶回来,就是要通知你,根据上级指示,团党委决定选送你去学习飞行,建设空军!”

高骏涛激动得瞪大了眼,一时说不出话来。过去他虽然有想过上天开飞机打仗,痛痛快快地为战友复仇的思想,但是总感到这一天是那样的遥远;他实在没想到,这个遥远的理想竟会如此突然地来到他面前。

“为什么说这个任务特别紧急呢?”团政委望着他,郑重地说道,“师部要求报到的时间急,这是一方面。但是更主要的,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现在,我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的反革命战争在地面上已经遭到了彻底失败。但是,他们还一定会利用各种方式和我们进行斗争。从军事上,他们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还有一定数量的海军和空军,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从海上和空中向我们进行骚扰,进行报复。同时,美帝国主义也决不会甘心他们在中国的失败,他们正准备在亚洲发动战争,妄想在新中国刚刚诞生的时候就扼杀我们。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还拥有一支相当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力量,他们号称是‘世界第一’。在未来的侵略战争中,敌人一定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海空军优势,特别是空中优势,来进行讹诈,企图从空中去夺取他们在地面上得不到的东西。因此,党中央决定,我们要迅速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海军

和空军。这是一个非常英明而及时的战略部署，也是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我们建设的速度，就是在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步伐抢时间。”

政委的话，使高骏涛的心胸更加开朗，他进一步认清了这个任务的重大政治意义。他激动地望着团政委，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里闪着热烈的光芒，站起来坚定地说道：

“政委，请团首长放心，我决不辜负党的信任。不管有多大困难，一定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政委望着他那坚毅刚强的脸说道：

“团党委完全相信你的决心。当然，也希望你能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个任务虽不是攻据点，打碉堡，但我看确实比攻打最坚固的据点和碉堡还要困难些。”政委关心地望着他问：“听说你小时候一天书也没念过？”

“是的。”高骏涛低声回答道，“从小家穷，七岁就到财主家当羊倌，连学校门往哪边开也不知道。”

团政委感慨地说道：“是啊，一个从小连学校门往哪边开都不知道的小羊倌，一下子要去掌握最现代化的飞行技术，恐怕在那些一资本主义国家连想都不敢想啊！”

“那不要紧。只要党需要，我就一定能学会！”高骏涛两眼闪着热烈自信的光芒，他坚定地说道，“政委，我们共产党员，就是为了克服困难，创造奇迹而进行战斗的！”

“对。”团政委加重了语气说道，“建设空军，是需要一定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可更重要的，还是要靠我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靠每个战士坚韧的毅力和克服困难的斗争精神。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牢牢地记住这一点。”

高骏涛坚定地点点头：“是，政委。”

团政委信任地点点头，又说道：“本来，团首长们都想亲自来送你。可是，前方的战斗还打得很激烈，只好我一个人赶了回来。“他拿起桌上一个用红纸包得整整齐齐的纸包，说道：“这是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是团党委送给你的；也代表了我们团里全体同志对你的深切希望。”

高骏涛双手接过那珍贵的礼物，向团政委敬了个礼，一面在心底坚定地说道：“放心吧，首长和同志们，我不会辜负你们的希望的！”

带着这样的决心，高骏涛告别了在战斗中同他结下血肉之情的连队和战友，告别了他心爱的战马和马刀；就像过去去执行那无数次艰巨困难的战斗任务一样，踏上了新的征途。

暴风雨狂怒地号叫着，天空阴沉昏暗，整个大地都笼罩在一片繁密的旋转飞舞的雪网里。呜呜号叫的北风卷着冰冷的雪粒，打在人的脸上，钻进人的脖子里，像刀尖一样刺人。

但是，在这个暴风雨的深夜，在临近鸭绿江北岸的一个小火车站上，却显得格外的忙碌和沸腾。这是一个只有着几间小站房和四五股轨道的小车站；这时轨道上都已停满了老长老长的、一眼望不到头的混合军用列车，每一节载人的铁皮车厢里都挤满了穿着新发的草绿色或黄色军棉衣，操着各种地方口音的年轻的战士，平板车上停满了已经伪装起来的大炮和卡车，堆积着像小山一样的、用帆布蒙盖着的军用物资。这是一个列车交会的地点；有的列车刚从鸭绿江南边开来，有的列车正准备开往南方。有一些列车大约已经在这个小车站上停留不少的时间了，很多人都下车来做饭和烧水；因此，在站台上那几盏被飞舞的雪花包围着的、显得光线朦胧的路灯下，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军人。在繁密飞舞的雪花里，火车头冒着热气，做饭的地方冒着热气，人们端着茶缸子和嘴里冒着热气……在灯光的映照下，许许多多的军人在风雪和蒸气里穿来穿去，谈笑着，叫喊着，询问着；倒使人忘记暴风雨的寒冷，在这热烈的气氛中感到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感到一种只有在那些火热的斗争里，在革命队伍的集体中才能有的战斗的激情和温暖。

我们的记忆并不陌生：这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那些严峻和紧张的日子。这时候，我们新生的祖国，刚刚从自己的土地上站立起来，就面临着世界头号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站在反侵略战争最前线的朝鲜人民，承担着最大的民族牺牲，英勇地抗击着号称世界上

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队的进攻。侵略者在美丽的朝鲜国土上燃起的战火，已经映红了鸭绿江；帝国主义的飞机还悍然侵犯我国领空，轰炸我国东北地区，爆炸升起的浓烟，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投下了沉重的阴影。麦克阿瑟向他的侵略军士兵们发出了“推进鸭绿江，占领中国东北！”“到北京去过圣诞节！”的疯狂叫嚣。

已经从苦难的斗争中屹立起来的中国人民，懂得怎样保卫自己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全国人民怀着对自己新生的祖国的热爱和自豪，怀着对兄弟的朝鲜人民唇齿相依的深厚情谊，怀着对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刻骨仇恨，踊跃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投身到反帝反侵略斗争的最前线。那是怎样的伟大而壮丽的岁月啊！多少刚刚挣脱了剥削和奴隶枷锁的中国工人、农民，多少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而英勇战斗过的战士，现在为了保卫祖国，援助英雄的朝鲜人民，又毅然地手握武器，奔赴烽烟滚滚的反侵略前线。就是他们，用步枪、手榴弹这样的轻武器，同“上有飞机，下有坦克，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侵略军队进行了较量。由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组成的志愿军，从一九五〇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秋天，同英雄的朝鲜人民一起，并肩战斗，取得了一次接连一次的伟大胜利，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的疯狂气焰，把侵略军队赶过了“三八线”。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侵略者又把希望寄托到他们的“空中优势”上；他们集中了超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大量的飞机，成群结队，不分日夜地飞到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上空，向这些地区的铁路、公路、桥梁，以及一切和平的城镇和村庄，进行疯狂的轰炸和扫射；千千万万老人、妇女和儿童惨死在美国的炸弹下和凝固汽油弹的烈火中。帝国主义者骄横地叫喊着要用空中的“绝对优势”，用空中的“绞杀战”来“阻挡共军前进”，妄图把侵略战争的火焰重新燃烧到朝鲜北部。

就在这样的时刻，许许多多刚学习飞行不久的年轻人，在人民的热烈期望和支援下，踊跃地投进了志愿军空军的行列。在他们中间，有的是不久前才放下步枪和马刀，身上还带着解藏战争战场上硝烟的陆军战士，有的是刚刚离开学校生活，对天空和战斗都还感到十分陌生的青年学生。但是，就是他们，勇敢地担起了和号称为“世界第一流”的美帝国主义空军作战的责任！那些严峻的战斗岁月啊，谁也不会忘记那许多珍贵而深刻的回忆！想起那些充满着革命激情的火热的战斗生活，谁不会感到自己也变得年轻了呢？

这是一九五一年初冬的一个寒冷的深夜。这时候从这个小车站的那座唯一的站台上，匆匆忙忙地走过来几个人。在呜呜的北风和密密层层旋转飞舞的雪花里，他们一面说着话，一面顶着风大步向前走着。在他们背后，漆黑的夜空中，交叉晃动着探照灯白色的光柱。借着站台上那几盏被风雪包围着的路灯，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几个穿着军大衣的军人。他们都戴着厚实的皮军帽，背着打得很整齐的背包和军用帆布挎包；跟站台上那些匆忙来往着的军人们唯一不同的标志是，他们的大衣下面露出着蓝颜色的棉军裤。在他们中间，还走着一个人全身都穿着蓝制服，戴蓝皮帽，穿蓝色皮大衣的人。他大约五十岁，左臂上围着一个红袖章，在风雪弥漫中看不清上面的字，大概是车站上的站长或者别的什么人物，因为这些军人们都带着急切恳求的神情，正在企图说服他。和他并排走着的，是一个身躯高大，体魄强壮有力的年轻人，他大约二十三岁，有一张轮廓分明、坚毅刚强的长方脸，高高的鼻梁，宽宽的嘴唇，浓黑的剑眉下，一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闪着火一般热烈的光芒。他也背着同样的背包和挂包，只是在他的挂包旁边，还挂着一个半尺长的黄布套子，上面很端正地绣着一颗红五角星，有点军队生活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布套子里面装着的是一把军号。这时，他正在性急而恳切地向旁边那个穿蓝大衣的人大声请求着：

“站长同志，你就让我们跟着这趟车走吧！没有地方就站在过道上也行，你看我们就三个人……”

“我说过，不行！同志。”穿蓝大衣的站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花白的短髭上挂着一层薄雪，他大约已经被这几个年轻人缠了不少的时间了，特别加重着“不行”两个字，指着前面的军用列车道：“你看，哪一个还能上？再上，连车厢也要胀破了。……”

“不要紧，车厢进不去，我们呆在车顶上也行！”说这话的，是旁边那个身材矮壮些的军人，他最多只有二十岁，虎头虎脑，生着一张胖乎乎、乐呵呵的孩子气的圆脸，短而宽的浓眉毛，蒜头鼻，一双圆溜溜的明亮机警的大眼睛。他对一切仿佛都是满不在乎的。他那充满活力的健壮的身体就像一团火，连周围的积雪也能融化。他一边走，一边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一面还无忧无虑地吹着一首他心爱的战斗歌曲的口哨：《游击队之歌》。说这话时，他也是满不在乎，乐

呵呵的。

他的话使老站长大吃一惊。老头子急忙站下来,用手拦住他们——仿佛他们当真就要往车厢顶上爬似的——威胁地说道:“铁路规章,绝对禁止!……”

老站长的严肃认真的神态使这个小伙子更乐了,他笑嘻嘻地道:“老爷子,规章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呀!您还不知道我们这些人的来历吧?别说爬火车顶,就是跟火车赛跑,我们也不会落下的!……”

“小程,别胡搅了!”那个高个子军人止住他,又转向老站长恳切地请求道:“站长同志,前方等着我们,就让我们挤上去吧,啊?”多年的职业习惯使老站长对自己的工作坚定而固执,他带着痛苦的神情表示无能为力地摊着手道:“这些车实在挤不上去了。实在不行,同志。再等一个小时,我保证痛痛快快地帮你们交涉,让你们走。……”

“一个小时?”高个子军人激动起来,用手指着探照灯光柱交叉移动的夜空,向老站长喊道:“你知道一个小时有多少颗敌人的炸弹在我们同志的身边爆炸?每一分钟,都有多少母亲和孩子在美国飞机的轰炸下牺牲;你想,我们能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一个小时吗?”

老站长不但没被激怒,反而仿佛理解似的,沉默地站下了,他望着眼前早已挤得满满的军用列车,蒙着一层冰雪的眉毛和短髭微微抖动着,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

叫小程的胖圆脸战士知道这是他们的“进攻”奏了效,立刻抓住“战机”,单刀直入地问道:“老爷子,你说,你要是会开飞机的,现在想不想上去立刻就跟他们干哪?”

“当然想!”“想不想早点儿多打下几个美国鬼子?”“那还用说?”“想不想把那些‘油挑子’、‘黑寡妇’^①全砸它个稀烂?”

“行啦,小伙子们!”老站长两眼闪着热烈坚定的光芒望望他们,又望着前面那些军用列车道,“你们上去吧!哪个车厢还挤得上去,你们就上哪个车厢!”

那个身材高大的军人兴奋地向他敬了个礼,说道:“谢谢你,好同志!”他不知怎样表达自己感激的心情,只是用力握着老站长的手,摇撼着。他的这种过分强烈的动作,把老站长的眼泪花子也挤了出来。但他根本没有顾到去看这些,一切像闪电一样地敏捷、果断,他松开老站长的手,扬起手臂,仿佛挥舞马刀似的,向那几个伙伴用力一挥:“同志们,上!”他习惯地抓起挂包上的那个黄布套子来,但是没有打开,又立刻放下去,看着那几个军人在大风雪中向最近的几节车厢跑去,他向老站长感激地笑了一笑,挥起拳头大声地说了一句:“同志,天上见!”转身向车厢大步跑去了。

老站长站在原处,忘记了周围的大风雪,他被眼前这几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感动了。他抚摸着那只被握得发疼的手,喜悦地摇摇头,低声说着:“这些小伙子,真厉害。……”他仿佛自己也变得跟他们一样年轻了。

这时,一个身穿蓝大衣的值班员从风雪里跑过来,向他大声问道:“站长,发车吧?”

“等一下。”站长平静地说,他仍然望着刚才那几个军人跑去的方向,叮嘱道,“你去看看那几个空军同志挤上车没有。等他们上去就走。”值班员应声向车厢跑去。几秒钟以后,风雪弥漫的站台上就响起了发车的铃声。

同志们可能已经认出:这个身材高大的空军战士,就是一年前离开那个陆军团队的年轻的骑兵连长高骏涛。

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的主人公又经历了不平凡的新的战斗生活的考验。他仍然是那个曾经骑着骏马,挥舞马刀,在前进的道路上永不休止,在冲锋陷阵中勇猛顽强的骑兵战士高骏涛;不过,在新的战斗岗位上,他的“战马”是比那匹大白马更快千百倍的飞机;他的冲锋陷阵的战场,是比那匹大白马奔驰的土地更加广阔无垠的天空了。现在,高骏涛已经成为了一个驾驶战斗机的空军战士。但是这一段经历,对他说来也是极其不平坦的。

因为高骏涛他们的部队离要去的航校最远,当时交通又很不方便,因此当他赶到航校的时候,学员们已经正式开课了。教员考虑他文化太低,怕他赶不上学习进度,想让他推后一期,参加下一期学习。当领导征求他的意见时,高骏涛坚定地说道:

^① “油挑子”、“黑寡妇”:都是战士们给美国军用飞机起的轻蔑的称呼。

“感谢组织为我的考虑。不过,我还是请求参加这一期学习。推迟一期,就要推迟好几个月。现在党需要我尽早飞上天空;宁可多受点累,少睡点觉,我也一定要赶上这一期的进度。当然,困难是有,可是阻挡不了我们前进。共产党员就是困难的死对头!”

航校领导从原单位介绍的鉴定上了解他在陆军的表现,同意了他的请求。不过,还是有些同志暗地为他担心:他们这一期学习时间本来就已经够短了,而且已经学过的课程又都是比较复杂深奥的航空理论知识;他不仅要立即跟上全班的进度,还得在短时间内把别人学过的课程全都补上。当他们听说高骏涛参军前连一天书也没有念过时,不禁更加惊讶地想: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对他说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是,高骏涛说到的事,就坚定地要去做到。他用自己过去热爱战马,热爱骑兵战斗生活的全部感情,来热爱飞行事业,热爱航校的学习生活。他用过去在战场上那种无险不克,无坚不摧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又开始了拚死拚活地向航空理论“堡垒”进军。他用团首长赠送给他的那支钢笔,在笔记本的第一页上写下了这样的战斗誓言:

“猛打猛冲,攻下文化碉堡!”

“勤学苦练,突破理论难关!”

在当时,为了加速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学员们的学习进度真像百米赛跑一样,紧张得一环扣着一环。学习中难得有休息时间;有时即使航校领导宣布要大家休息一天,学员们也照样抓紧这一天的时间进行学习。而高骏涛的学习计划,更是以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来计算的。他把一切能够利用的课余时间都利用起来;走路的时候默记着上课的内容,吃饭的时候用筷子在地上划着数学公式,游戏的时候找同学虚心讨教,或者向教员提问不懂的问题;就是每次课余时间休息的十分钟,他也不白白放过,或者一个人坐在教室里赶抄笔记,或者一个人默默地思考问题。多少个严寒的深夜,熄灯后高骏涛还在宿舍里坚持学习;为了不影响别的同志休息,他就悄悄地用被子捂着手电光看笔记,看教材。多少个凛冽的清晨,寒星还在天空眨眼,学员们都还没有起床,他就点着小油灯坐在教室里复习前一天的课程,预习新的一天的学习内容了。当学员中队的领导和教员怕他累垮了身体,要他适当注意休息时,高骏涛感激而真挚地说道:

“教员同志,这里也是前线啊!完不成党的战斗任务,我就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休息也休息不安。我们早一天学会了飞行,能真枪实弹地到天空去战斗了,那就比什么都高兴啊!我的身体是从革命火炉里炼出来的,累不垮;真要叫我休息,我还不知该怎么办好呢!”

就这样,高骏涛以他惊人的毅力和学习精神,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不仅补上了缺下的课程,而且跟上了全班的进度。在一次理论课目的测验中,他的全部成绩都达到了优秀标准。有些过去曾经为他担心的同志,也惊喜而钦佩地感到:这确实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有一位教员忍不住地问他:

“高骏涛同志,你为什么具有那样坚定的信心和顽强的毅力呢?难道你就一点也没感到过劳累和吃力吗?”

高骏涛真挚地笑了一笑道:“当然也有累的时候,有时候也感到非常吃力。可是当我想到我是为革命而学,为党和人民的迫切需要而学的时候,就感到浑身是劲,再大的困难也算不了什么了!”

不久,理论学习阶段结束,学员们开始了空中飞行训练。这是大家早已盼望的了;多少白天黑夜的劳累,多少勤学苦练的心血,就是为了早日飞上天空啊!在进行地面准备练习的那些天,你看吧:不论在宿舍、教室、饭堂,还是在机场的停机坪,每个人手里都在做着操纵飞机的动作,嘴里都是低诵着操纵飞机动作的口令:“蹬右舵!……拉杆!……”

“右转弯!”“下滑,注意速度!……”高骏涛的心情特别兴奋和激动,就像他第一次当上骑兵,准备跨上他那匹大自马要到战场上去冲锋陷阵一样。他在地面准备时的那种专心认真劲儿,仿佛把周围别的一切全都忘记了。同学们半开玩笑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对飞行着迷的人。经过对地面准备情况的考核,高骏涛以优秀的成绩被批准参加第一批空中飞行。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啊!高骏涛第一次穿上崭新的皮飞行服,驾驶着人民的战鹰,飞上了祖国万里无云的晴空。工厂、田庄、河流、山峦……在机翼下闪过;这种幸福和激动的心情是他过去在那飞驰的大白马上也无法体会到的。高骏涛深深地感到:当你从空中看到了这一切之后,就会更加懂得我们祖

国的壮丽和伟大,就会更加懂得一个空军战士的光荣而巨大的责任。

在飞机上,高骏涛第一次体会到一种飞行速度的快乐。这种速度,也是过去在他那大白马上无法比拟的。他仿佛觉得飞机的“翅膀”就像长在自己的身上,仿佛他和飞机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他全神贯注地操纵着飞机,在天空翱翔;他感到自己就像燕子般的灵巧,闪电般的迅捷,雷霆般的有力!他想起在过去的战斗岁月里,敌机进行猖狂的俯冲扫射的情景时,不觉充满信心地在心中说道:

“强盗们,你们再来试试吧!来多少就收拾你们多少,准让你们碎得连块整骨头也捡不回去!”

放单飞以后,紧张的空中飞行训练开始了。高骏涛适应飞行技术的能力和耐力是惊人的;从简单动作到复杂动作,从一般课目到高级课目,他都完成得很好。当然,他保留着骑兵战士那种粗犷勇猛、敢闯敢干的战斗作风;但他在技术上又是那样的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有着严格的科学求实精神。他把这两种品质结合得那样融洽。看着他在天空飞行,熟悉他的人会说:这就是当年优秀的骑兵战士高骏涛!但是,他又是今天的优秀的飞行战士高骏涛了。是啊,看着这样的飞行员,谁又能够相信,这就是那个参军前连一天学也没上过,刚到航校时连简单的物理学原理也弄不清的骑兵战士高骏涛呢?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他的飞跃的进步,使航校的领导和教员都更加坚定地相信: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培养出来的战士,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不论什么任务,即使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但只要党需要,他们就一定能够学会,而且一定能够学得非常好。

高骏涛他们在航校紧张学习的那些日子,正是我们新生的祖国和整个世界都在经历着一场严峻的历史考验的时刻。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燃起了战火,把侵略的矛头指向我国;六月二十七日,美帝国主义又宣布派遣海空军用武力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直接向中国人民进行战争挑衅。高骏涛和航校学员们都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此后,广播里不断传来美帝国主义空军飞机窜犯我国领空,轰炸和扫射我国和平居民的消息;报纸上也经常登载着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野蛮战争罪行。高骏涛和同志们听到和看到这些消息,一个个义愤填膺,怒火满腔。请战书和决心书雪片似地飞到校部,学员们都请求提前毕业,立刻分配到战斗部队去,用实际行动反击美帝的战争挑衅,狠狠惩罚美帝国主义空中强盗。不久,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人民的安全。在党中央和政务院的伟大号召下,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由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怀着对新生祖国和朝鲜人民的热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向朝鲜前线出发了。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学员们的技术状况,航校领导决定加快训练进程,进一步缩短学习时间。这就需要尽快地飞完高级教练机的课目,熟悉他们将在战斗中使用的一种最新式的喷气战斗机,然后才可以分配到新组建的部队去参加飞行作战。

正当毕业时间快要临近,学员们即将从老式战斗机转入喷气战斗机飞行的时候,高骏涛在飞行中遇到了一次未经预料的空中事故。那是他在一架老式战斗机上作完特技课目后返回机场的时候,飞机的起落架——轮子放不下来了。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如果没有起落架在跑道上降落,就会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可是高骏涛仍然非常沉着冷静,他镇定地向指挥员报告了情况,请求利用飞机的高度以猛烈的特技动作来把起落架甩出来。指挥员同意了他的处置。高骏涛就驾驶着飞机猛烈动作起来。可是,做完一连串剧烈复杂的特技动作,飞机的起落架仍然没有甩出来。这时,飞机离地面已越来越近了,剩下的油量也将近用完。地面指挥员为了飞行员的安全,命令高骏涛立刻跳伞。这时,高骏涛虽然经过了刚才一连串剧烈特技动作的重压,他的头脑仍然十分沉着镇定。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如果稍一迟缓或处理不当,他和飞机都将粉身碎骨。但是,他想到一架飞机的价值,想到目前我们祖国的经济建设还很困难,想到今天人民空军大规模发展的需要;这架飞机降落下去修好,还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他也知道现在飞机肯定不能返回机场了;高骏涛清醒地估计了现在的高度和位置,他向地面指挥员请求在机场外面迫降。地面指挥员考虑了他的处境,也出于对高骏涛的了解和信任,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是要他一定注意安全。高骏涛答应着,他坚定地想:“一定要安全地迫降下去!”他运用自己熟练的技术和在地面准备过的紧急处理措施,关闭油门,借着空气滑翔的力量,在他沉着果敢的操纵下,没有放下起落

架的飞机变得那样驯服和灵巧,平稳地从空中降落下来,向着地面的一块平坦的草地上滑行下去——当他的飞机正要安全地降落到那块平地上的时候,突然,他看见几个孩子赶着羊群往那草地上走来,他们大约根本没有想到会有飞机在这里降落。一个思想迅速掠过高骏涛的脑海:“宁可牺牲自己,决不能碰着孩子们!”他果断地把已经失去速度的飞机猛烈地向上拉了一下,只见那几个惊呆了的孩子和慌张的羊群从机翼下疾速闪过去,飞机终于像一个耗尽精力的跋涉者,艰难地落到那块草地前面的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上了。……

由于高骏涛灵活果敢的处理,孩子们和羊群都得到了安全,飞机也没有受到大的损坏;但是,高骏涛的腿部在降落时却受了外伤。当时,正是他们学习的最后阶段,高骏涛深怕落下了进度,他说自己腿上只是擦破了点皮,算不了啥伤,坚决请求和大家一起照样飞行。但是医生为了防止他的伤口继续受到感染,坚持让他住了医院。为了让伤口的地方尽快长出新的肌肉,早日出院参加飞行,他忍痛悄悄把伤处的肉皮撕掉,用人工加速新陈代谢。有的护士知道了,感动得流出了眼泪,他反而笑着安慰她们说:“伤好了就能早一天出去飞行,就能尽快上天去打美国鬼子,你们应当为我高兴啊!”一个星期后,他就完全恢复了健康,从医院赶回航校了。但是,随着前方的战斗需要,同学们已经提前毕了业;他们在新式的喷气战斗机上飞了三十多个小时,经过考核,就被批准参加了志愿军空军。出发到前线一些正在组建的飞行部队去了。高骏涛落下了一部分飞行时间,心情格外着急;他早已多次申请过参加志愿军空军,这次他坚决请求同这批学员一起赶到前线的飞行部队去。他在这种新飞机上只飞了十多个小时,还没有达到毕业分配到部队的技术标准。但他坚决请求和同学们一起到部队去,到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前线去;他保证在战斗中一定能很快达到毕业要求的技术水平。航校领导经过反复研究,根据高骏涛过去的飞行成绩和他适应这种新飞机的能力,终于同意他随这批学员一起到前线去;让他到部队后再参加一次这种新飞机的技术考核,然后请部队首长根据考核情况,决定他能不能立即参加战斗。那些了解高骏涛的顽强毅力和刻苦学习精神的航校教员们,都坚定地相信:这样的飞行员到了前方,一定能很快参加战斗,一定是好样的!这就是高骏涛和他的战友们特别急切地希望赶到前线部队的原因。

列车开动以后,挤得热气腾腾的车厢里才显得略为宽松了一些。最先挤上车来的小程,尽管弄得满头大汗,可还是乐呵呵的,很快跟车厢里的人搞熟了。他放下背包和挂包后,就大声招呼最后才挤上来的高骏涛:“老高,这边来,这边有空地方。……”

车厢里点着几盏马灯,灯光下烟雾腾腾的,有一股中国农村特有的土烟叶的辣味。车厢外北风怒号,大雪飞舞;车厢里却显得温暖而宁静。虽是深夜,人们大都没有睡觉:有的在打草鞋,有的在细心地缝着布袜子和干粮袋。在车厢中间的一盏马灯旁边,有一个战士凑近灯光,大声读着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发表的粉碎美李侵略军秋季攻势的战绩公报,战士们都静静地听着,只有那个读报战士的清晰的东北口音,压过了车厢外呼啸的风雪声。他一字一顿地读着: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在粉碎了美李侵略军的秋季攻势后,展开猛烈反击,在敌四百里正面防线上多处突破。……我东线、西线和中线各部,紧密配合,英勇作战,分别包围歼灭敌人,予以重创。……胜利地结束了反击敌秋季攻势的战斗。取得战绩综合通报如下:计……”

他顿了一下,立刻从别人递给他的水壶里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读下去。往下,就是一长串被歼灭的美李侵略军的部队番号,和被打死、打伤、俘虏的官兵数目。他一口气读了好半天,人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并不为这些长长的数目字感到枯燥。他们从这些数字中,看到了英雄的战友们在前线进行的顽强激烈的战斗,也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军连遭惨败的狼狈模样。每一个数字都使他们感到兴奋和扬眉吐气,每一个数字都使他们深受鼓舞和充满战斗的激情。

那位读报员读完这份战报,停下来轻松地喘了一口气,他望着大家,最后幽默地加了一句:“同志们,新年还有几十天,可老美跟李承晚就提前把贺礼送到啦!”战士们愉快地哈哈大笑起来。等大家笑过之后,开始转入兴奋地议论的时候,有个战士慢条斯理地说道:

“同志们,我提一个问题:你们说,这老美为什么这么不经打呀?”

一个战士笑着说道:“这个问题,早好几年就给你答复了,因为它是纸老虎呀!”

他的话又引起了一阵愉快、信服的笑声。于是,大伙的话题都集中到议论美国的纸老虎狼狽相。刚上车来的老高和小程他们也热烈地参加了战士们的讨论。他们很快就同车厢里原来的人

们亲密无间了；人们才知道老高叫高骏涛，小程叫程双虎，是刚从航空学校毕业，报名参加了志愿军空军，赶往前方机场去的飞行员。他们的出现，更引起了全车厢战士的尊敬和热爱，都想挤过来看一看将要到天上去同敌人飞机作战的战友们是什么样子，车厢里出现了一幅动人的热烈拥挤的场面，战士们都争着过来同飞行员们握手，向他们关心而好奇地提出各种关于空军生活和战斗的问题，使他们应接不暇。后来，有些在远处挤不过来的人就提出请空军同志给大家讲讲话。他们商量一下，由高骏涛代表大家，他站起来举起手臂，向全车厢敬了个礼，用他那刚强的声音向大家道：

“谢谢老大哥们的欢迎鼓励。在空军来说，我们都还是一些没上过战场的新兵。可是有全国人民和陆军老大哥的鼓励，我们有信心上去跟美国鬼子干，有把握打它个开花冒烟的！……美国鬼子吹嘘他们是世界上头号空军强国，吹嘘他们的飞行员都是些世界无敌的老英雄，我们就不信这个邪！偏要把这些‘老英雄’打成老狗熊！……现在，陆军老大哥们已经在地面上把纸老虎打得露了馅；在空中——我们也一定要把它们打得连皮带骨地往下掉！”

他的大拳头用力一挥，声音斩钉截铁地煞住了。车厢里立刻响起了一阵更加热烈的掌声。高骏涛一面拿手巾擦着汗，一面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时，刚才那个念战报的同志——他大约是个干部——向大家讲道：“同志们，这位空军同志讲得很好！美帝国主义虽然已经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并没有甘心，秋季攻势失败以后，他们又开始了新的更疯狂的反扑。现在，前方的战友们正在英勇战斗；同志们，让我们赶上前去，和英雄的朝鲜战友一起，从天空、从地面，把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砸个稀烂！”

列车突然降低了速度，车厢里人们都戒备地站起来，惊讶地问：“怎么？出什么事了？……”门口有人轻声地说道：“鸭绿江！……”

战士们目光都转向车门和窗口。车厢内顿时显得异常庄严而宁静，仿佛能听见鸭绿江水夹着巨大冰块汹涌奔流的声音。对岸，火光冲天，那是战斗着的朝鲜土地正在燃烧。在即将踏上英雄的朝鲜土地的庄严时刻，高骏涛、程双虎和整个车厢内战士们一样，怒火填胸，热血沸腾。他们每个人都怀着一种极其崇高的感情，转身向伟大祖国的方向看了一眼：亲爱的祖国啊，请接受您的儿女们临别的决心吧！……他们握紧拳头，默默地向祖国宣誓：

“我们要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您；我们将和兄弟的朝鲜人民一起，把燃起战火的侵略强盗消灭干净！”



鸭绿江滚滚奔流着。多少个世纪以来，从长白山连绵的山岭，到辽阔浩瀚的黄海，这条象征着中朝两国人民深厚的血肉情谊的河流，日夜不停，奔流不息，用她那无穷无尽的乳汁，滋润着两岸中国和朝鲜的土地，哺育着两岸中国和朝鲜的人民。春天，她那碧绿的、平静的江水，像一条美丽的缎带，连结着中国和朝鲜的百花盛开的土地；她是青春和友谊的象征。秋天，丰收的季节来临了，在她两岸金黄色的田野上，敲起欢庆丰收的手鼓，奏起热烈明快的唢呐，响起欢乐愉快的劳动的歌声；清澈的江水仿佛也在歌唱和跳跃，她是欢乐和幸福的象征。

现在，在这个严峻的、战斗的冬天，鸭绿江变得凝重而深沉。她那两边的江岸，冰封雪锁；茫茫的白色把朝鲜战斗的土地和中国紧紧连在一起，也把朝鲜和中国这两个伟大民族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战斗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有的地方还没有完全封冻；在那阴霾严峻的天空下，在两岸白雪皑皑的山峰和白色的原野中间，她那卷着冰块的黑色的江水在愤怒咆哮，滚滚奔腾。面对着侵略者播下的灾难和仇恨，她是不屈的力量的象征！深夜，高骏涛他们乘坐的军用列车，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朝鲜的英雄的国土。他们在这英雄的国土上看到的第一眼印象就是：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烧，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战斗。在爆炸的闪烁的火光中，无数钢铁一般巍然屹立的群峰，给人带来一种强烈而镇定的力量；无数在铁路沿线奔忙的人群，那一张张严峻而从容的脸，使人立即生出一种强烈的崇高而敬佩的感情。在这里，敌机的轰炸扫射是那样的疯狂和频繁，照明弹挂满天空，到处响着飞机的俯冲呼啸声和炸弹爆炸声。铁路破坏得很厉害；但是，我们的铁道

兵部队和朝鲜人民，冒着敌机的疯狂扫射轰炸，哪里炸坏就马上抢修，同敌机进行着英勇搏斗。铁路沿线的山岭上，密布着探照灯交叉的光柱，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向天空喷射着红色的火焰；不时，被击中的敌机拖着长长的火柱像陨石似的划过夜空。他们的列车，就在敌机的疯狂轰炸扫射和我们反空袭的英勇斗争中，艰难地一公里一公里地前进。

只有亲眼看到了这一切，高骏涛才更加深刻地理解，地面战友们那种强烈地盼望着我们自己的空军出现在天空的心情；他才更加深刻地感到，作为一个空军战士，肩上担负着多么迫切和重大的战斗责任。

高骏涛站在车厢门口，凝视着夜幕中朝鲜北部的巍峨群山的暗影。虽然他是第一次踏上这兄弟之邦的国土，可是，对这陌生的土地，他却有一种特别熟悉和亲切的感情。这英雄的群山，使他想起了那个永生难忘的朝鲜老班长……正当高骏涛的思想飞向那遥远的过去的时候，火车“咣啷”一声停下了；他们听见铁路旁的山上传来防空的枪声，接着周围便立刻沉入了黑暗和寂静。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南边的天空传来了一阵讨厌的嗡嗡声。人们知道这是敌机将要临近上空了，高骏涛和战士们都已从列车上跳下来，隐蔽在铁路两旁的树丛和岩石下面。群山一片寂静，整个大地仿佛都在愤怒中沉默着。高骏涛站在一块巨大的岩石旁边，平静地望着群山顶上渐渐显出亮光的天空。不知为什么，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要亲眼看看敌机的样子，看看他即将在天空碰到的对手——那些帝国主义空中强盗的丑恶形象！敌机的嗡嗡声已经更加临近了。但因为这一带山峰都很高，它们也不敢飞得太低；只是像苍蝇似的在列车隐蔽的地区上空盘旋着，仿佛嗅出了在这寂静的群山中有何重要目标。过了好长时间，敌机讨厌的嗡嗡声总在耳边不散，一会远一会近。这时，高骏涛听见旁边不远有个声音愤怒地骂道：

“他妈的，就仗着几架破飞机穷嚎丧！有本事下来碰一碰，老子照样把你揍成一堆废铁！”

另一个声音接着说道：“别着急。没听刚才空军同志说吗，前方已经有咱们的飞机了；多快呀！……咱们要有了翅膀，敌人就再也抖不了威风啦！”

听着这些对话，高骏涛感到格外激动；他更加迫切地希望早些赶到前方，立即参加战斗值班，到天空去狠狠打击敌人！忽然，敌机在空中投下了两颗照明弹，顿时把群山照得一片雪亮。高骏涛在照明弹的强光中，清楚地看见了山峰、峡谷和铁道的轮廓。他看见，山坡上的积雪、树干和岩石；峡谷里，是一条坡度倾斜的铁路，他们的列车正停在斜坡的高处。沿着倾斜的铁路下去，大约一里多路，是一个很长的隧洞，现在那里也停着防空的军用列车。在照明弹刺眼的白光中，隐蔽着的人们仍然镇定地一动不动，群山仍然在寂静中沉默着。

敌机还在群山的上空盘旋；大约也在照明弹的强光下发现了停在铁路上的火车，便从空中俯冲下来，开始了轰炸和扫射。由于周围的山峰紧挨着铁路，敌机不敢俯冲得太低，因此有些炸弹只落在两边的山坡上，被炸起的巨大岩石不断溅落到铁路上去。在照明弹的强光中，可以看见敌机那丑恶的灰白色的机身，有的机身上还涂着一些五颜六色、离奇古怪的花纹。高骏涛是第一次这样近地看到帝国主义空中强盗；不由怒火燃烧，连血液也沸腾起来。他两眼闪着怒火，注视着空中，真恨不得就从这里冲上天去，把这些丑恶的敌机打得粉身碎骨！但是，今天的高骏涛，已不是一年前那个只会用机枪向敌机射击的骑兵战士了；今天，他已经具有了充分的把握和力量，可以飞上天空去消灭敌人，就像他当年挥舞马刀，骑在龙腾虎跃的大白马上消灭地上的敌人一样。

突然，有一架敌机俯冲得格外低，它冒着几乎要撞上山峰的危险，直向狭窄的峡谷中间冲下来，它那丑恶的机身离铁道好像只有几十公尺。在照明弹的强光下，高骏涛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架与众不同的花飞机；在它那涂得光怪陆离的像虎皮一样的机身上，有两道刺眼的黄杠，旁边还用黑颜色绘着两根交叉着的股骨，上面是一个恐怖刺眼的骷髅头，再后面是几个蓝色的英文和阿拉伯字母组成的机号。“这一定是一个特别老奸巨猾的家伙！”高骏涛在心中愤怒地暗想。他们在航校学习时，就听到过关于美帝国主义空军情况的介绍，知道敌机身上的这种黄杠是他们空军中所谓“王牌英雄”的标志。两道黄杠，就说明这是他们的所谓“双料王牌英雄”——“空中霸王”。这样的家伙，在整个美帝国主义的空军中也没有几个。现在，敌人为了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连“空中霸王”也打出来了啊！高骏涛想：“管你双料也好，单料也好，老子到了天上，照样打得你开花冒烟的往下掉！……”